

道園學古錄

冊三

附錄一：附錄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雍虞集伯生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會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登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邊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

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壁廉續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

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

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闡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取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

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曰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廡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釋菜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韙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迺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

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旣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

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礪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簣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簣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簣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珍傲宋版印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廡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旣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

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人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識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闡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己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

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閒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

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饍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饍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

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幘之飾塹茨丹雘之工聖賢肖像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罷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斂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

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尙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條督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

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
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
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子迺爲
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
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
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
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
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
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
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
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
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
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
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
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